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江三孔集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楊兆豐

清江三孔集卷十三

宋 孔武仲 撰

啓狀

代進官謝執政啓

出領藩維寂無善最進遷品秩亟對龍光祇讀命詞不任感涕竊尋中散大夫之號是惟前朝正卿之聯時異名殊實由制作之聖秩優禄厚益知付與之難藐是庸

愚豈宜忝冐伏念某志雖勉懋才不敏強須自先朝常居列寺本乏幾先之慮遂干邦憲之明尚賴至仁祗從輕典降官一等以警其尤假節三朝亦覩其効未推遷于歳律已牽復于寵名雖聖度之并容不遺草芥究公言之所出實繫鈞衡此蓋伏遇某官端委廟堂儀刑天下賢能並用各隨器而使令賞罰所加必原情而輕重致兹孤拙亦預甄升敢不追尋已往之愆默警未然之事庶有萬分之補以酬再造之私

代問候按察官啟

伏以寄迹湖濱聞風朝右官聯有守莫造于門闌使節所臨幸當于部屬夙宵待察欣畏交懷風霜仍届于凛秋徒御已馳于近境藹然福祉來相興居恭以察舉察院學到淵源才任經濟早遇明良之會專持風憲之雄謀不為身言皆稱旨大廷之下共憚其方嚴聖政云初尤謹于遐逖遂分斧繡來按衡湘奉漢皇寬大之書擁孟博澄清之轡布宣膚德自臻南紀之安啟沃宸聰行

奉西清之對其比承約束益勉施為雖多瘝曠之憂顧有邇瞻之喜更祈上為帝眷益保天倪

代人賀越帥趙大資啓

光奉制文寵臨督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行兼忠孝識造機深山甫將明功著當代楊震清白名重本朝親逢千載之隆進位羣公之右弼諧帝治入則參霖雨之司藩屏王家出則為金城之倚言載廊廟功書旂常跨前哲而彌高處大位而不屑武侯節制已肅之俗既清謝

安風流江海之情未已果從懇請來殿名藩矧會剡之名區控吳閩之絕域古為都會令總路兵湖山相環氣象甚偉民講錢塘之舊政地隣太伯之故鄉閭里多賢屢下豫章之榻壺觴行樂更追泰望之游雖雅意之所安顧輿情之尚鬱佇還亵職以廣頌聲海宇之間旦夕以俟

代賀福逯蹇學士啟

起遷華秩就正劇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天下碩儒朝

中儁德屢出分于事任彌遠發于光華吾丘之在上前雅多智畧汲黯之在河内數行便宜遂升策府之榮真付廉車之重東南萬里暫倚于澄清旦暮十行佇登于近密側聆成命但積歡悰

代賀運判杜奉議狀

祇奉宸俞榮將路漕撰辰之吉賦政有初凡備位于厲城共傾心于使節恭以其官稟天之秀立己以誠卓爾吏師久更于劇務藹然朝譽最簡于清衷上思歲計之

須賚詔以廣車而臨部運籌明敏周知邦用之原攬轡
從容已得人才之審中奉十行之褒異入聯三省之光
華天序炎歊福基純固更祈上為宗社精調寢興

賀發運冬至狀

太史占天預推于南至羣陰肅物令復于初陽已届令
辰宜膺景福恭以某官盡心于道事上以忠遭會唐虞
久期于大用淵源晁董嘗進于讜言宜居左右之聯暫
領東南之寄天渠直指于象魏漕舟旁引于江湖粟溢

太倉已上積年之最班趨上閤行歸近侍之華某守在屬城心馳賔次

賀提刑大夫冬至狀前詞同上

恭以某官宅心宏大造道淳深上膺睿聖之知出奉澄清之使以明折獄人莫敢欺以恕議刑民用有恥佇對非常之召兹為視履之祥某守在屬城心馳賔次

賀運判承議冬至狀

恭以某官大忠許國懷望冠時上膺天眷之隆出奉使

華之遠運籌精容邦無之用之憂攬轡從容吏有望風之畏竹聞興拜歸立本朝某守在屬城心馳賔次禱頌之至敷述奚周

賀知府陳内翰冬至狀

律吕旋相令還于子位氣物交感初育于黄宫巳届令辰宜膺景福恭以某官以大賢之藴膺主上之知入直玉堂炳文章于三代出持金印宣威惠于十州巳隆屏翰之功尚鬱縉紳之望孝宣綜核雖資共理之臣山甫

將明佇有逌歸之召

賀提點胡朝奉冬至狀

恭以某官處躬直諒涖事詳明入聯著定之華出按臬刀之利藹有時譽宅于帝心卓犖之才尚淹于煩使清問之對用佇于嘉謀

賀發運使狀

公忠立己信敏在官贊揚膚使之華藉甚本朝之譽太倉餘粟已奏于成功宣室問神佇膺于嚴召

賀饒州李承議狀

其官學臻聖域名擅儒林馳傳四方屢奉皇華之使承流千里更優循吏之風上心雖倚于藩宣公論竊遲于召用佇膺明陟歸領近司蕞爾鄰邦冒于官次末由趨慶徒切馳誠

賀鄰郡五州狀

其官道藝充富聲實著明入踐朝行素簡欽明之眷出當郡寄更宜豈弟之風謳然謳謠施及鄰境褰帷露冕

坐凝千里之安增秩賜金佇奉十行之獎

宰相賀冬狀

伏以律吕旋相令還于子位氣物交感潛育于黄宫事隨新復慶與時會恭以僕射相公柱石之任夷夏所瞻奮賢業以親逢賛聖謨之獨化運動樞極燮理陰陽九功之歌已流于民頌五福所嚮咸集于相門某邈在江湖阻登堦戺

執政賀冬狀

伏以四序循環肇新于亞歲六爻布畫今復于初陽豈弟宜民神明降福恭以執政某官德名冠世儒術致君謀謨廟堂密符于睿斷運動樞極馴致于太和賢智逢時中外受賜自獲舒長之旦益臻穰簡之休某邈在江湖阻趨門仞

代賀右僕射韓相狀

伏審輟自樞庭擢爲揆相制書所及驩頌攸同恭以僕射相公秉德直方兼才文武親遇唐虞之盛際久輸稷

契之忠言出殿藩宣入籌帷幄禮貌均隆于二府軍聲旁警于四方屬真聖之纂圖進舊臣而共治遂膺爰立兹曰仳諧烝彞太常紹隆于世績衮衣赤舃輝映于天倫佇冠台司益熙帝載蕞然官守託在化鈞聞新命之已行撫懦衷而增忭

代人賀司馬侍郎狀

伏審擢拜東臺入參大政得人之美振古無逾恭以某官間氣生賢真忠事上翺翔法從四朝居清近之班盤

桓別都十年安閒散之地丘園之樂雖至縉紳之望愈隆主上斷自淵衷考之枚卜不俟旬時之久遂登鈞軸之司惟法度待以更張有禮樂從而制作翕然興頌望以太平黄閣近言遂歸于儒術文昌命相佇正于台司其夙被奬憐比聞圖任忘寢與食喜千載之難一作親逢式舞且歌與庶民而共樂

代人賀司馬相公狀

伏審祗膺新命進拜上台凡在甄鎔舉深抃蹈竊以唐

分三省僕射處其尊漢命百官丞相為之長盖天下樞機之所會而人君注倚之最隆必得至賢俾當重任恭以僕射相公朝之舊德儒者碩師學列聖人用舍必稽于大道才周世務設施仍適于當時屬真主之纂圖起宗臣而輔政聖賢相得共欣千載之逢法度更張深慰黎元之望遂自東臺之峻越躋左揆之崇傅說三篇已尊于爰立成王一相遂致于太平翼戴邦家求為柱石某限兹守職不獲造門闈制旨之已行與民心而共樂

代人賀左丞狀

伏審簡在上知進居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執政左丞學通聖奥識達事為卓乎晁董之高文對此唐虞之亨運翶翔要近振舉綱維蔚為當世之名臣久矣生民之被澤遽遷四輔皆出于淵衷首冠二丞益當于重任佇膺策拜俾正台司某縶滯湖濵逖遠門下無縁趨造但切欣懽

代人到任謝執政啟

恭承明命出臨巨藩忝冒為多兢榮交集竊惟定武之都會寔居北道之要衝勁旅建營强敵接境方邉陲之無事敦信睦以守盟惟平易可以近民惟中和可以樂職尤資俊傑以重方維某志雖好脩才不逾衆荷特恩之俊渥綴法從之高華比居八座之聯會蔑片言之補久糜厚禄已長伐禮之譏復借寵名更當推轂之遣此盖伏遇某官羽翼聖治斡旋化鈞採箕斗之虚名付干城之重寄緬維先子嘗牧此邦遺風可尋故老猶在裒

無肖似恐貽堂構之羞遵所施為庶有涓埃之効誓勤夙夜以答生成

代人田王安國啓

伏審奏藝中樞策名上第恭惟慶慰竊以古之取士考其實而不信其華後之任人取其文而不覈其行自三代賔興之禮廢而兩漢賢良之選用推其餘波至于進士大抵粉飾為貴詞采相高爰及熈朝尚存舊制翕然羣彦趨此兩途其力倦于該洽而其巧足以彫刻則從

進士之科其性厭于拘束而其贍足以放肆則就賢良之舉互有長短更相是非然而不免挾書搠名之嚴皆負發策決科之恥欲異常調莫非偉人其人業履素優器識兼茂以進士為非已所好故捨而不為以賢良為未稱其才故久之不就但以煒煌俊大之聲傾動海宇汪洋深遠之學結知朝廷果用宗工之言特從秘閣之試拾巍科于閒暇登膴仕于須臾逢辰之榮在衆所慕顧惟朽質久饜盛名忝在搢紳喜見公朝之顲俊又于郵

置先衆謙德之惠書感悚之深敷宣莫悉

代荅孫司封啟

向承使棹暫止郡城愧主禮之荒疎荷朋歡之款容爰從睽濶頗切詠思方多事之沉迷闕然奏記何至懷之謙抑先以貽書喜聞觀風之初茂廹視履之吉某官儀朝端亮接物粹和其才有餘所至皆治五嶺之表均輸素洽于善聲大江之東平獄已來于和氣佇膺召節別涉餘涂更兾順序保調對揚寵渥

代上浙路監司啟

叨奉宸恩出當藩寄莫年衰拙獲便鄉閭使者寛仁幸依封部方炎歊之在候計按次之多閒衛生有經介福無量恭惟某官天資絶俗人望光華風清百城課最諸路奉宣恩德蓋暫屈于轺車歸重朝廷當即馳于召節更祈順序綏養副人願瞻

代與交代趙大資啟

託質鈞陶久去熒煌之座抗塵京國曠馳咫尺之書比

省出守稽陰行趨吳會豈獨繼仁人之後獲奉成規又將登長者之堂竊承餘教又云豈特覩昔令尹之政可以蒙成又將登大君子之堂因而請教南訛布序坐鎮餘閑恭惟味道之腴荷天之福某官三朝元老百辟具瞻傅説鹽梅尚資經濟謝安江海自樂退休暫再屈于撫綏當即還于樞極更祈上為宗社精調寢興

代賀發運學士啟

伏審榮奉洪恩統司大計涓辰之吉秉節以臨恭惟某

官度量冠時忠謀許國文章為縉紳之法才器結凝旒之知素翔翥于清華外劇裁于繁要漕輓長筴貨財已阜于邦中黜陟重權風采久傾于天下果拜嘉于宸誥特正位于使車綱紀風成豈履勞于餘刃功庸愈茂佇陟用于近司某遠迹門牆守符封部方依德庇尤切離心

代賀發運大諫啟

伏審光承詔旨榮總計司涓辰之剛視事云始恭惟慶

慰伏以某官鴻文貴國偉識際天深結聖神之知游更中外之重聲猷籍甚鋒刃耆然惟東南漕輓之衡寔邦國富強之本倚成心畫之善助給歲儲之饒聦明方議于設施遠近已傾于風采佇凝茂績別践要途某素荷顧存方依庥庇居官有限趨慶無階

代上沈待制啓

寵拜命書出鎮南服恭惟驩慶某官宅心樂易育德髙明兼有文武之資迭更中外之任上優遠俗詔輟宗臣

簪筆持橐進列論思之地褰帷杖鉞益尊綏撫之權威聲流行邊境清謐金城倚重雖暫去于朝廷銅柱拓封當即還于樞極未遑上記先辱貽書感佩之深敷宣莫悉

代上程司諫啟

就拜命書榮躋諫省恭惟驩慶其官畜將明之盛德秉綏拊之重權簡畧綱條令自行于諸郡從容笑語威已震于百蠻截然長城鎮是南服歷時之久雖已及于代

期增秩以留遂亟加于寵數此出朝廷之公議以寧嶺徼之遐氓尚謂之淹未敢以慶乃蒙謙厚過示緘封其為感銘不可言喻

代越州謝兩府啟

叨奉宸恩出當藩寄已就官守奉宣教條惟越絕之名邦寔浙東之都會付之冗散懼不克堪出自陶鎔感無以喻此盖伏遇某官處三公燮理之任抱一貫忠恕之心逐物之宜各從所欲使人也器不責其全致兹頑蒙竊

此寵禄但當守太上之盛法撫久困之罷氓惟竭駑材
上酬鈞造

謝兩制啟

罪戾之餘蒙恩出守衰遲之跡取道過鄉兹獲便安出自推奬伏惟某官當文明之盛際據侍從之上游存心誠忱待物忠恕借齒牙之餘論有根柢之先容乃使瑣林上膺優寄敢不勤于莅事靜以牧民惟有盡心可酬知己

小啟

昨者出守山陰告辭門下贈言溢美撫巳增榮方風雅之道衰而故舊之誼廢夫何絶唱乃及孤生陽春白雪之詞莫非寡和高山流水之意亦為知音謹當刻在琴珉傳之奕葉庶無失墜以報寵私

代罷郡謝隣郡啟

伏念某謬以弱才久當郡寄侵尋歳律巳終三載之成黽勉公家未有一毫之補賴仁封之密邇覩賢者之施

為卒免敗官蓋由取法求言詫覆益用感銘恭以某人
朝之俊英吏之師表逢辰筮仕早騰籍甚之聲以此撫
民優在循良之績豈伊外補得滯横翎三省髙華已新
于唐制四門雜遝佇列于舜官方遠趨承以從行役更祈
保嗇少副顒言

代罷郡謝本路監司啟

伏念某天機淺鮮門望單平習雕蟲之科仕非得已殫
鼯鼠之技動輒易窮叨奉朝恩俾分郡寄值大賢之出

使承餘教以長民蕞爾一州亦兼六縣邈在江湖之表旁連閩浙之間戶口頗繁風俗未厚喜爭而忘恥挾術而衒真每竭疲駑以當煩劇夙宵匪懈僅了于目前法律可遵敢求于度外但虞敗事以致速辜豈期含德之仁每示優容之意掩其瑕謫未嘗求備于人借以羽翰使得及時而去儌倖至此積感盈中然而茂林者弱羽之所歸巨浸者涓流之所集睠乘云始俯仰若驚積歲月于三期訖無小補望門闌于千里難叙片言歲律云

秋江淅無事更祈上爲宗社精調寢興

回初登第狀一云代鄭秘校

竊審入對清光已登上第首承存記良切感銘主上陶冶人文表章經訓六科取士不間于幽遐百郡薦能並升于豪傑恭以新恩秘校持身粹美積學深長藹有聲華軼于倫類雄飛未振嗟李將軍之數奇勇往必前得孟施舍之無懼遂膺上選聊試小官五斗折腰豈充于素願千篇奏御更被于遠圖闕

回周秘校狀

伏審奉對中庭决科盛際交游素厚欣忭為深恭以新恩司法秘校擢秀儒林逢原聖域不矜世胄之顯自卜天衢之亨發為文詞應無窮而愈有用之場屋敵雖大而必前遂膺賜第之榮尤副倚門之望還歸故府毋嫌州縣之徒勞収擢美才將見公侯之必復首承珍翰益仰謙光感溢於中言不能盡

回程秘校狀

伏審奉對中庭決科感除伏惟慶慰恭以其人天資俊
敏儒行脩明力學窮乎簡編美聲著于庠序迺者詔書
取士衡石程文會于稠衆之中獨察瓌奇之辨夜光入
握未嘗輕以示人騄駬追風始使駕而就道遂膺異選
益服羣言阿房論功杜牧宜升于髙第平原從仕稚圭
猶屈于小官首辱謙光見貽珍牘匏瓜繫迹未奉于從
容縞紵論文遂均于故舊感佩斯至敷述難詳

賀廖法曹啓

伏審槐庭奏對桂籍登名伏惟慶慰恭以某人玉德粹温龍章煥炳少而好學最博于藝文長不諱窮所守者道義淹回白屋沉抑壯圖主上紹興太平親試多士收山林遺逸之彦使得詳言沛雨露罷鴻之恩俛從初仕暫鸞栖于下邑即鵬擊于九霄久渴並游首蒙私謝感愧之至敷述難殫

回董秘校狀

伏審奏對大庭收名桂籍凡叨久要寔激懽悰某官温

玉凝輝靈芝發秀學通六藝之蘊行服一鄉之評乃者
覽舍甫興儒官未萃寔藉緒餘之論以俾道義之傳官
守難常嗟英游之亟遠賢書復上喜古語之相聞遂膺
賜第之榮益明稽古之效折腰縣道不辭三釜之及親
努力功名固有羣公之知已遠承謙德特賜珍函感銘
所深筆舌難叙

代賀元少保狀

伏審得謝中宸歸榮故里功名完美朝野推高恭惟其

官履大臣之忠富賢者之學自親逢于華旦即畨直于
禁林入告嘉謀獨當帝睠擢參大政遂秉國均法度新
美而致富庶于斯民議論該通而不困循于故事身兼
出處愈堅金石之誠道戒滿盈彌顧公台之望遂脱屣
于軒冕仍衣錦于鄉閭裴相勤勞今還緑野之宅留侯
恬淡方慕赤松之遊唯恐上心益念于舊勲君命不容
于久佚未踰歲月已在朝廷某久登門闌寔荷甄冶側
聞盛事但激懽悰

代太守謝推官啟

竊審令嗣妙年射策精選中科雖動家庭美騰士論其官潛心于學飾吏以文及時欲立于功名教子不忘于詩禮餘風及後已成新美之才便殿傳名遂豫俊賢之第仕將行道禄亦逮親足明經術之脩不負義方之訓首承推借良切感藏

代太守問候盛奉議啟

竊仰風聲屢更歲序從容朝列未諧顧見之誠邂逅江

湖令叙同僚之好自聞嘉命實慰initial心比審已肅齋航言從便道方蕭辰之晩晩計福履之和平恭惟其官清白傳家公忠許國天與才能之敏時推課最之優山國寂寥豈稱題輿之美沙堤平坦佇覲賜對之華首辱珍函過形謙德感銘斯至敷述難詳

代邠運判賀人啟

祇承宸俞榮分路憲幸聯官政尤慰願懷恭惟其官以豪俊之才當明㓕之世沛有餘力見于吏事之施為譪

聞中朝久矣上心之簡在遂輟近藩之寄來持膚使之
權惟大江之南獄訟號爲繁劇而丹筆之下剸決繫于
聰明至于察吏否臧詢民利害動資高論以慰輿情閩
境聞聲固有望霓之思便道之部佇覩攬轡之清方歲律
之遒殘計天休之龎厚更覬上爲圖任精調寢興

清江三孔集卷十三

清江三孔集卷十四

宋 孔武仲 撰

記

宋岳州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故丞相文正王公旦嘗宰岳之平江有善政公既去其民相與築堂畫像而祠之其後棟宇敝闕則奉公之像寳積佛舍中久之寳積燔于火縣人復相與謀曰我公

去此雖久而澤之被于民者尚在也而可以遂忘乎乃
求公所嘗游息之地得縣西之山元老亭即而祠焉自
公之去更歷五朝凡百有餘年當時故老皆無在者敞
之以風雨蜚之以烈焰地三易矣而人心不移此豈號
令約束之所及哉葢德之在人者深而人之懷公者至
黄髮之叟垂髫之人語以相傳無有終極雖千萬世如
今日可也況什百年之間乎公始以文學識度見知于
真宗皇帝遂登相位秉國政十有八年天下富樂四方

賔服視漢唐間所謂甚盛之時未有過之者也是時國家閑暇天子以盛德興禮樂以幾唐虞三代之治文武並用賢能輩出其議論倜儻功名暴著者絡繹于圖史之上然術業遐遠使人心服者無與公比以真宗之聖而得公之賢道合志同不言而心喻優游巖廊以致太平故其德業勲庸載于策書歌于田野之者老皆能知公之名道公之事儒生學士以公之功德擬于前世漢則魏丙晉則王謝唐則房杜而未有以為溢美者至于論宰

相之器安閑靜容能使大事為小有事為無者必以公為法未有聞之而不悅服者也此猶功成名立之後朝廷之所褒予史臣之所稱嘆既以淡熟于天下之耳目矣故其知之不難其信之亦易也若公之在平江時齒少位卑言動束于上下之勢施為阻于法令之禁其澤未廣也受詔而至歲滿而罷與吏民接者三年之頃耳其居未久也而其人歌詠愛慕至今與公始去之時無異其拜俯奉事之嚴如公之在也是果何術以致之哉嘗

聞久而不可變者莫如誠誠之所加大可以動天地幽可以感鬼神其力可以回寒暑其精可以裂金石而況于民與我同類者乎然則公之所以得民者其事無窮而其理可以一言盡也公之曾孫古奉使湖南余時客長沙欲余記其事以示久遠其後七年並官于朝間而見語曰卒無以揚我祖之德乎余以謂公之事業在于天下傳于衆人誠不待論著而後明也然被之金石以貽無窮所以佐荆人之思且明公之所以為宋宗臣者

其端乃在人未知之時非已貴而後為之者也則後之人瞻仰餘烈而欲企及之者當如何哉故為之書元祐七年四月十九日

陳成肅公畫像記

元豐二年春揚州新學成而成肅公䖏州人以幣如吳使畫者何充圖公之像設于經史閣朔望行禮如先師云公姓陳氏世家建陽少孤徒步數千里即其母黨甄氏蒸晝夜讀書居之數年學大成名聞當世遂登進士

科自御史諫官為侍從歷宰相樞密使公智識精明而厚重沉默朝廷有大議論相顧不决公氣貌安閑不見畔岸徐一言以折之衆則大服曰陳公之言是也天子方倚以修太平會公以疾辭位遂鎮淮南作所謂新學者自始役至罷公數行視間以燕飲勞諸生學既成公請于朝頒國子監書以訓學者公之所造揚厚矣則學者事公雖久其可忘乎俾進退升降于其前者視公之貌而知其平生退將有以警于已是宜以其閎深博厚

為治心修身之道以其聰明儁爽為立事應物之方以其忠于君孝于親惠于民為居家立朝臨官之節則公雖去矣而澤施于人者常在也至于位尊禄厚寵榮天下在公為宜有而得之不得則天也若曰彼得為將相而我則未焉我之恥也此不為知公者于是揚之官屬相與屬余為文以記之系之以詩曰惟公之身爵隆位極勢則有止不遷惟德古之豪傑為來者師覩公之容孰不公思思其所為以立于已公澤之長配此淮水

楚州山陽縣令廳北軒記

余友倪敦復為令于楚之山陽闢其廳事之後為軒北向列圖書于其中前植花草以為幽深間語余曰世之學者方其少時誦先王之書覽百氏之說窮日夜之力而不厭及既仕矣則曰吾知有公事爾學姑置之于是罷心于聽斷期會之間若天下能事不出乎此者幸有餘日則又騖于竿牘請謁之勤留于宴嬉談笑之佚日相薰誘恬以為故而不知變年益老志益衰卒無以自別

于流俗夫少而積之長而棄之害莫大焉非仕宦之必能驅人如此蓋有所逐而不知自反者常情然也吾為此懼治事之餘必即此軒以學觀聖賢之言而求其述作之大政方其有得而事與心會曠然若登高以望洒然若清風之却暑而世俗之好樂一不干于其間此吾所以養其志而有待焉予為我記之勿辭敦復餘杭人清明而好修文章秀美尤善議論山陽東南之衝四方賓客雜遝于境而縣最劇煩敦復治有條理吏畏民安

之士大夫無遠近皆稱譽曰未昳而庭中蕭然如在山谷然不以用意于其它退自脩飭其志愈勵是可書也乃為之記而陷于北軒之壁

信州學記

信州新學作于元豐五年十一月之庚寅成于明年三月之乙未既成州之學者相與造余而言請為之記惟聖宋剗五代之敝合并四海仁義禮樂之澤浹于民心者百有餘年而熈寧以來學校最盛内自京師旁逹邉

郡聚士有舍講業有師課試誦説與夫賞罰陞黜之法日增月長以至大備四方之士幸遭太平君子長養人材之時贏糧束書爭集黌舍惟恐在後信為江東之逺州南屬閩東被浙士之待舉者七百餘人而例不除學官前此三年天子從使者之請以州官兼治學事余適為幕中吏得以承乏之庠序其地在子城之東形勢庳窄民廬挾其旁山林蔽其後居處無夏屋出入無髙門而士之來者猶相望不絶何也彼相招以講習論辨之益

而于居處之安則未暇議也夫居不求其安者士之分也上之所以待士者豈當若此乎傳曰處士就間燕蓋教之不以其道與居之不以其地其病一也在位者孰不欲有為以厭滿人心之所願然文書有上下之稟議論有同異之惑財局于府庫而不可出力隱于兵民而不得用此事之所以常廢而人不被其澤也竊為學者憂之會轉運判官郟公亶知州事楊公仲孺相與謀議以招學者為先急乃發庫錢五十萬以付有司而余寔

與二三聯事之人升降險阻擬度廣輪凡地之在民者勸以貿易良材堅甓出于諸縣然後隳山發石剪斲草木高者損以為平狹者培以為廣旁積步道以屬于舊學之北而營其上為經史之閣教授之堂諸生之舍環起參出整若棊局眎舊之廣加倍以增高丈有三尺諸山森然若翔若踊出于三面使士之來者去湫隘而即亢爽脫卑闇而登高明又為之大其正門高其牆垣庖湢之所皆易新之而飲食燕息之具滋設此余與二三

同僚所以佐公上之命而勸相學者之萬一也夫學之道先後有倫始卒有漸不得其端雖有强力不可以至也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夫所謂人倫者豈小乎哉其分見于君臣父子之間其守寓于仁義忠信之際其文禮樂詩書其聲籥鼓琴瑟士之志于道者不憚歲月以游心于其間至于四十年焉則可以仕矣此聖人所謂不惑之時也充之益廣濬之益深又十年焉則性命之理較然于前若數一二則可以為大

夫矣此聖人所謂知天命之時也然則知天命當在四十以後而學之所教者未成材之士也古之人知此而求之是以行應規矩智揆萬變處焉可以為子弟師法出焉足以有功烈于民盖道得在我則其成物為不難也今學者既得朋友以相與處矣則學之序可以不知哉按舊學作于嘉祐七年距今未遠而棟梁有敗折者甓瓦有斷缺者物之興壞不可久其勢如此後數十年間則今日之新豈特為故耶意必有更而大之者不為

之記則惟無以知所以興作之詳也乃為之書使來者稽焉

安堂記

朝奉郎太原王公出守上饒之初更新約束上下就序決事以敏待人以誠惰者勸勉奸者懲革未幾翕然稱治乃為堂于使聽之後曰安堂客謂公曰天子躬親萬機日旰而後食詢求良吏付以遠民公來治未久奈何以安佚自處耶曰非此之謂也吾疾夫世之營營而不

安于分守者欲以為戒且自勉也于是魯國孔武仲為言其義曰天下之事日接于人者多矣利害榮辱之變盛衰進退之序循之如寒暑迭至如晝夜凡寓形于天地之間者莫不由之而君子之所以異于衆者以能安之也今夫茅茨為覆上庳下濕人以為不如雕牆華宇也斷轅折軸驂以款段人以為不如朱輪駟馬也穿綈為袍敗草為履人以為不如錦衣赤舄也藜羹脫粟每食不飽人以為不如方丈五鼎也以在彼為有餘以在

我為不足疲心乏力以求之求不得則怨且怒幸而得之未幾何時而復勝之者至矣于是與物競逐轉至于無窮徃往冒寵邀利而不知息或欲趨福乃更速禍豈不惑哉君子明于此是以脩其在已者朝夕不怠而其外來者皆有以應之而不留于胸中其視富貴猶乘舟也方其濟川也未嘗不以舟也已濟則舍之亦未嘗眷眷于舟也其視貧賤亦若此而已故朝為下士暮為三公不以為加毀裂軒裳退編白屋不以為損與之不喜

奪之不怨惟其所遇而無不自得焉其達也若固有之其窮也我何憾于彼哉此古人之所同也公才大名美而門族之盛冠天下然不以貴勢自驕務推所學見于行事治縣佐州聞譽大著同時並游之人或踐歷臺省日久或乘傳持節出使四方循次而進試一州于江湖絶遠之地在常情疑若未滿而公優游此堂思所以修職業報上恩賓客之至清談終日而世俗之所慕者無所累于其心可謂賢矣武仲仕于此公待之甚厚當紀

風迹以告後人況公又見屬乃不辭而為之記元豐六年五月十九日也

信州新修廣信門記

信于江東為最遠介于閩浙之間寶貨所出號為富州其民勤于生業而衣食贍足然地形狹隘環以羣山帶以長谿而無高城深池扞禦之固熙寧十年詔天下郡縣皆城朝奉郎號畧楊公適臨是州申戒官守選兵屬徒吏士競勸以襄厥事未幾周其三面而廣信門者城

之南門也内直郡庭適車馬之會外連長橋控山川之險州之要衝寔在于此然庫褊仄陋幾廢而僅存相因累年恬不思革公命盡徹其舊稍增大之擇材于山發錢于庫令有素戒人不告勞凡旬有五日而成馬重簷廣翼而勢嚴正望之足以為壯麗登之足以為髙明州人瞏觀恱喜呼觧公以才行選為劇州應物有餘而持以厚重事之細大無不屬心學敝則新之驛敝則新之庫及倉敝則新之市門敝則新之至是公治將成歸于朝

廷行有日矣而夙夜精勤嚴若始至不憚興作以恵于此邦之人于是知公之為政真有始終而民之思公者將至于無窮也僚吏咸願使公之美久而益傳見屬為文以刻于石元豐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軍事推官孔武仲記

蕭貫之挂冠亭記

仕宦足慕耶爵位通于朝智策行于君入則垂紳廟堂出則持節方面生有顯名沒有美謚人之情孰有覩是而不樂也哉然道之行否存乎時名之美惡存乎人捨

我之尺度而就彼之繩墨遇則多憂不遇則不樂天機蕩盡而身亦隨之然則仕宦不足慕也余之鄉丈人蕭公貫之其深知此者歟公世家新喻少以文章登進士上第歷館閣屢為州使年盛志得有致君行道之資而胸中浩然不樂聲利方其在京師時已有詩十六篇述江南四時風物之美以未得即歸為恨則公之意豈膠于一官而不去哉既又營其地舍之東將因高築亭為退居燕息之所命之曰挂冠公之年止于四十有六而

亭亦未及為也其子潛夫即其基而屋之閒與賓客談笑其上視其湍石之清激曰此吾先君之所欲釣游而未暇也顧其花木之幽深曰此吾先君之手植而將徘徊其閒也士大夫多為詩賦而潛夫屬余為記余為之慨然曰人之周旋于天地之閒俄頃耳耳目之過也不須臾留而人之壽又有短長不可計古之英豪鬱其所藴積而齎恨于冥冥者多以此也貫之之没今五十年天下之人皆知其可用之材而未必知其高尚之志非有

于其能追迹而顯揚之歟于是又知潛夫之賢也已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七日魯國孔武仲記

思養亭記

人子之事親承顔色奉教令先意諭道凡親之憂愉喜怒與其所嗜好皆從容而得之又致其敬焉此之謂能養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終身慕此之謂能思養者致之于平居之時思者推之于既往之後養有已焉而思無窮今夫三歲之孺子一日不見其親則

僵仆啼號不能自止及日月既久稍忘其故習于是笑語燕安不異乎其常然則能思者未必能久也夫能思其親久又能久而不衰者其惟篤孝乎春而雨露見萬物之敷榮秋而繁霜感草木之零落凡在天地之間者皆得順其性命以出入而吾親令安歸耶于是設几席以象其居處奏酒肴以象其飲食以為親雖不可得而見矣陳其平日之所好樂而致其愛慕之心肅敬之容則人子之眷眷猶可以少伸于此也潯陽張秉叔塟其

母夫人于廬山之下又作亭以備祭享名之曰思養者著其思親之無已也張氏世為南劍州人自太尉遷于江州令四世矣衣冠而朝者相繼于位秉叔為人俊明允敏于道屢為大邑民恱附之佘官于湖南與之遊且好也亭成見屬為記故為之書夫人姓王氏其世次德行見于墓銘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魯國孔武仲記

張公美偶言記

左藏庫副使張宗旦字公美開封人元豐七年七月二

十八日卒于江州前卒之兩月以書告訣于親識病且革羣僧以誦佛爲請公美領之遽問之曰何謂自在皆唯莫對公美大書三十二字以示之曰法本心生心因法眛有覺于此是名自在自在真空頃然明徹去住尋常曉然春雪已而目瞑復寤曰吾意若未釋然者攺其卒句曰春風曉雪投筆而絶明日余入哭之視其遺筆皆公美手書也而詞句洒然無世俗氣問其子浤曰公美嘗學佛乎曰往年嘗誦金剛經之四句曰一切有爲

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家人怪而止之遂不復言今四十年矣嗚呼亦異矣哉公美者葢內有所得而不資于學問者歟昔公美為揚州都巡檢使余為州學教授數相往來實不見其一語及佛書也其寛厚謹默不臧否人物宜能藏其所得不衒于世俗則今日之發豈偶然哉世之處山林誦釋老者平居之日飾行而高言若不可望然死生之變或不能自達而公美屬纊之際神識不亂視去其形骸而遊太空若由東鄉

適西里顧其妻挐號慟于其側如旅人相遇于市而將散也視其四體託于枕席如浮雲墮葉怡然而止其旁也不如是安能出至言乎公美既卒九江之人皆能道其事僧遵邈欲其傳于久也將刻于石屬余言其本末故為之書八月十六日魯國孔武仲記

筠州無訟堂記　　　師孫章日作

筠州刺史治舍前臨蜀江後接山谷相傳以為仙人李八百之所居也其地與市井絶造舟為梁以通往來故

其門庭靚深有洞府之氣自聽事以北林木相重間以華屋有堂在中名曰無訟堂朝散郎許君長卿之所建也筠江西支郡始者市區寂寥人物鮮少近歲乃更昌大蕃富其屬邑布在險阻樂歲粒米狼戾而四方商賈不能至困倉之積守之至白首而不發苟治之有方足以無事許君之來因以風俗示以法度以忠恕簡約行之期年民大信服獄訟為少暇日登斯堂與賔客從容究民疾苦求所以善其後者則君之命堂其意可見嘗

聞為吏者其資不同而功效亦異也處誠履素以忠利惕隱為民宗主人望其容貌而爭意銷亡此德之盛也先事立決事至立斷直者伸矣奸偽逃遁此之謂敏決也民懷其不平出于山澤之中贏糧百里以赴愬于上吏以銳卒臨以白挺蠢愚者望風股栗逡巡而退亦足以無訟復有畏憚大吏以矜飾服容寓獄于門匿民于市積月踰時不為營省而囹圄亦空其形甚似而離實遠矣許君良吏也吾可以無憂然亦不可不為方來者戒

紹聖四年正月十一日魯國孔武仲記

養魚記

後圃之池曰篛家塘廣三十尺其長五倍大旱之歲圃中及旁近之人日汲取之而不損予與家人謀曰是可以布魚以釣以食其利甚敏不可失也乃以小魚數萬投于其間經時矣往視之池中閒然不見魚之多也取而校之與初布時大小無甚異不見魚之成也其旁之人曰鼈獺食之歟非也鶖鳶啄之歟非也然則何以如

此曰是同類數者之患之也盖有大者啗其小者其凶殘者也有出沒左右而攘其食者其狡捷者也有畜之十年而分寸不加長者其天材止于是者也善養魚者其糞池必以其可糞之時其食之必以其所喜之物其貪殘與不才者棄之其狡巧敗類者逺之使其良者佚居甘食嬉遊往來不逆其性則少者易長而微者易大也今予興于是是以雖久而無成功予嘆曰一池之狹與夫養魚之易非必有過人之才而後可以善也然治

之不以其人施之不以其道則為之之費不如不為之之省為之之勞不如不為之之逸況地廣于一池事大于養魚者乎不明其是非之真錯置之要而鹵莽施設望功名則害之所及者可勝計乎而其利安在乃書之以告後之人焉

信安公園亭題名記

五代之際豪傑割裂疆土自為侯王九州之人寄息鼎鑊亂極而治生我太祖起布衣踐寢極將天之威整肅

四方弱國納土強國面縛而江南君臣猶負固自若太
祖曰彼其所以崛彊沮澤之間引活歲月者以有長江
之險為可恃也吾有道使彼舟楫無所用其巧則全吴
雖千里可旦夕平也乃命度國西空曠之地闢土瀦泉
規以為池外引京索之水以益之淵容海滀一旦成就
陳樓船習戰士涉水如陸操舟如車吴人聞之氣索膽
碎及旌旗南指州邑瓦解厥角稽首請命下吏而江表
平矣天下無事干戈臧于庫軍旅休于屯中州之人日

益富庶安樂向之講武處遂為遊集最盛之地時變使然也若其廡甍壓檻隱見波底長橋穹殿翔絶霄外清氷千風陰却晡景則唐之曲江也草木潤茂洲渚重沓雲龍之所興伏日月之所出沒則漢之昆明也暮春之月錦繡奪目車騎塡道傾坊空巷旦朝而出遊鼓聲振野笙簫順耳日暮而忘歸則洛陽之曲水也羽者飛于上鱗者潛于下和氣之所薫蒸仁風之所衣被莫不自得焉則鎬京之靈沼也中天下之大而都之兼前王之

美而有之以親見而測傳聞則史牒之所稱詫賦頌之所嘆咏未易相先後也七聖襲沿清淨簡默池去闕庭纔十許里而率十年間不一再至然而陳龍舟出水嬉作鼓吹調廐馬常若車駕親臨其上者凡以推主上與民同樂之心而為都人娛心屬目之盛也夫内不輟朝廷聽治之勤外不廢都人酺醵之逸約以裕人可謂兼之自祖宗來優遇館閣歲出後苑御庫酒以賜之于是有池上之集元祐五年三月乙酉太原王仲至以秘書

少監寔領兹會修故事也于是宿戒賔客晨出西郊同舍皆集于瓊林苑既又泛舟池中環水殿後循橋而北騎而適信安公之園宴語至暮相與涵泳恩施歌吟太平為一時之盛游又以為席中之人合散不常異時復來則其出處先後之詳宜有以考也乃題姓名壁間以志之在是會者李周純之盛僑晦之王欽臣仲至杜常正夫崔公度伯易陳厚誠老盛次仲居中林旦次中李德芻質夫宋匪躬履中孔武仲彦常黄裳冕仲劉唐老

壽臣李紹玘成季徐鐸振甫晁補之无咎張耒文潛韓治循之以事不至者黄廉夷仲吴安許傳正孫朴元忠黄庭堅魯直元耆寧台壽司馬原公林余中行老槩仲平廖正一明畧

元祐召試館職記

盛矣元祐之初也聖賢相遭上下順治刑省兵息徭輕賦平德澤浹乎宇内矣天子曰噫惟祖宗之所維馭天下傳之無窮者何嘗不以隆儒學為先故太祖親崇文

之館神考復書省之制藏在策府為後世觀顧予纂業之始天下向風宜有以寵嘉賢士大夫乃命大臣司馬公已下七人各舉其所知以聞皆召試玉堂問以為治之大要脩校理之廢因校書正字之舊以序厥位而四方之英才雜遝闕下矣于時在是選者咸知朝廷所以期之者其意遠非特調朱黄是正文字也而林居巷隱幽絶荒徼之人父訓子兄飭弟以朝廷待士無有親疎遐遠日勉學行庶幾為上所收用其勸勵風俗不已博

乎夫人之才否無有定分惟上所以器之而已論思納獻之任不可一日曠于朝及人才之少乃求之于庶位之中是猶金玉綺繡不貯于家而一旦索之于市欲其精粹不可得已此賢才不可不素養而君相所以深謀于上也余方校書省中覩同舍之盛以為法度因革之初可以傳于久者不可以無志也乃録其姓氏名字及其論薦所出于左凡十六人云

清江三孔集卷十四

清江三孔集卷十五

宋　孔武仲　撰

序

單拯字序

余交下邳單君拯一日過余求所以為字者余以濟夫

應之既而有難余者曰天下之理不齊出言而稱對者

亦未易也故夫平居慷慨念生民飢寒之病慮朝廷治

亂之機渇不甘飲罷不遑息先天下之憂而蹙頞後天下之樂而燕安者兼濟之士所為也漏屋而居穿屩而遊不窺王公之門庭不修鄉里之慶吊浩然獨得于恬淡瀟洒之中雖久而不厭者獨善之士所為也二者其道之大小遠近吾所不敢知然其所守不同則可以不詔而喻也今子單于之居下邳也日益苦瘠寒無衣衰忘心禄利止水雲浮視其外若槁枝叩之中若虛舟其自善也則裕矣安在其為兼濟乎子之稱其德也譬如以

笙簫佐戰士錦綺被石人雖待之良厚與其人不相直已無乃輕其發而費其辭耶對曰予可謂逐其跡而未知其方也夫鳳之所以莫不貴之者以其被文章含德義不必啾啾蹌蹌舞于宮庭然後為美龍之所以逸羣而獨出者以其出入無礙卷舒應時不必騰天薄雲擺灑霖雨然後為神也其積之素矣于單子之在鄉黨也聚其三族出無異戶寒則均服饑分其餔蔬園粟岡以祀先祖禮不苟貸義不苟取推是行也退可以化其家

人進可以施于官府孔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然則身脩行立而所濟愽矣亦奚必金朱煌煌綉績九章攝齊天陛垂紳廟堂鼻息雲蒸與世爭強然後為濟物乎于是難者無以應也魯國孔武仲序

送李至之致仕歸清江序

清江李君中以朝奉郎司管庫于京師一日上書致其祿位天子許之余聞而往見焉曰少而仕長而休古人

有之而不皆然也有餘于畎畝者退而以畎畝為安可也有餘乎室廬者退而以室廬為安可也吾黨之大夫其歸以年者為有此具也否則往往姑黽勉以從事令予處無室廬也耕無畎畝也亦何恃而退乎予鬢髮雖白而清揚沃然騎不俟扶步不資杖進而有可以從仕之資退而無可以養生之具驟而謝歸無乃計之不詳乎君隱几旁視若鄙余者徐乃言曰余之子婚女嫁葢有未給者一朝而退豈皆無說忞雎而動哉吾見勤勞

之可厭則視安佚如䣉䣉知機危之可畏則顧平易如居室以彼易此所得孰多乎且余從于仕宦之日非不久也而未嘗素為養生之具也亦未嘗罹乎饑寒之患安知不有數存乎其間也以故推新則吾之生理蓋有在而可以不與憂也夫去勞從佚舍險之平既已得其兩利而日飆之不足歲積之不繼又不必蒙其兩害也吾所以去之果也且古人之不得已而還禄于君者或為卒市門或牧豕海上其窮瘠愁苦甚矣猶不足以易

其志令吾既得優游鄉國而天子加惠官其一子有古人之佚而無其難者至于世故紛紜無復有已又可以較利害于無窮乎余聞而喜為之酌酒而歌曰天下有道兮賢人來嗟之子兮何遽釋此而歸得非來者重輕猶存乎人而歸者惟我之所為余始疑而終悟遂將膏車秣馬而從之退而書之為序

興國僧房詩序

主上稽六典脩廢官大治新省于西華門外丞相以下

日入焉于是闢興國寺之北門以通車馬之道與省門咫尺相望而朝士大夫受事于尚書者皆集于興國矣稅屋之貲為之翔踊主僧爭飾其廬以要四方之賔客其深邃潔清莫如西法華勝公之房余幸而得居之勝公鄆人性方嚴篤于齋戒善講經論與余非故人而特相好也時聯舍而居者開封竹元珍湛靜好學雖在逆旅而所携書亦數百卷閉門不事往來日夜誦說繩墨尺度余得二人者與之處笑談融怡足以引日而忘其為

客之久也于閒暇時作為歌詩以自娱自二月至于五
月得三十八篇録于左方既而受牒吏部得縣為湖南
縣所館晨出南薫門以望九江道途所得又三十五篇
亦附于後昔周人為采薇之歌曰昔我徃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蓋傷行役之勤感時物之變也余
之是行也冐大寒歴滲暑凡半歲而後得止鞍馬之勞
筋骸之憊殆無餘力矣其感于物動于心發于言不為
譏嘲以忤羣衆從容自道而已亦詩人之志也歟元豐

七年七月某日某謹序

送吳仲庶還豫章序

余少時聞朝士大夫議論以為仁宗皇帝聖德寛大優容直言言事官雖暫忤意斥逐在外不旋踵輒以為美官其燕居深宮之中左右近習一語干法度必曰諫官御史不汝容也盖其開心見誠砥礪臣下如此故四方聞風而剛强倜儻議論之人出焉是時吳公與三四人皆自外臺擢為御史其章疏切直天下聳動而朝奏暮

出言無不行自大臣以下莫不潔身歛已以奉公議無敢阿私為奸倖請謁之人望風引退如至和嘉祐之間政事純一風俗敦厚無愧于漢唐之盛時既而公被收擢列近侍乗車持節出將四方其後言事之官日益以輕實分已隳而空名尚在朝廷之間幾以言為諱其慨然自信不顧時忌者隨亦痛貶雖更赦宥不見收録盖十餘年間而風俗之變革至于此公于是時凜然于衆人中以純德老臣自處其議論取舍與時不合也固矣

故亦干犯衆議流落不偶自永興求便州以歸再請不得卒自引而還歲暮乘大江過潯陽予得見之問其出處之策曰自吾于南昌有三圃湖山之佳處也將擇其間亢爽之塲築以爲室益于其旁穿池種樹從子孫以遊其間吾老矣不復出矣夫進退行止公心所自明余復何言然幸接公於須史眎其容貌聽其言論以識往時諍臣之風采也予獨有自得焉而去也遂書所感以贈之

送顧子敦使河北序

上之二年顧公子敦自河東轉運使召給事中天下方向太平之治褒徠羣言以廣視聽子敦在門下事有不便輒爭還之議論堅決不少迎合是時河北數有水災澶魏故道久堙未復議臣紛然計有未定子敦日日語人曰此不難辨也昔大禹濬九川陂九澤以一人之經營而及萬世盖親見而力行之耳語聞即日拜天章閣待制使河北俾條便宜悉以來上士大夫籍籍交語以

為侍從之官所論者天下之事也河為數州之患雖急一方之事也子敦以侍從之官輟而使一方忽所大而治所小非計也然子敦不為變志動心朝廷不為易辭反令者朝廷知體而子敦知務也夫河之為中國患久矣近歲尤為汗漫自小吳之決恩冀深洺之民鳥驚獸駭炊不暇暖釜飲未及濡唇而原野一旦化為平流矣是天下之大變也夫以天下之大變而當聖主勤政急治之時其謀度施為宜如何也而以常情疑之陋矣子

敦自少喜論兵以孫武諸葛為師法時人咸謂才堪將帥及三方用師天下之士爭以軍謀戰法進取于朝廷子敦深藏遠引默默若無能者知兵之未可用也已而師出無效子敦之智益明令河之害可謂大矣舉朝之人睥睨前却不敢徑往以蹈後悔子敦獨日夜計畫以為已任非確不易其背為之乎余于是為河北之人賀曰顧公來若等可以安坐而食高枕而卧矣

柳師聖詩集序

建安師聖先君之所厚又與余善其為人也簡易質直學無所不覩而尤喜為詩往者余遊湖湘之間君為東安令是時詩已千餘篇軸蔵板揭燦然布于東南矣後十餘年相遇于潯陽詩之多倍于前日而語益麗氣益清其綴績纖巧發越雄健如錯布績繡間奏金石使玩而聽之者愈久而不厭焉君以蔭補官憤世人之不我知慨然欲以文章立後世之名自其少壯南踰洞庭西上岷江東涉吳越三十年間目覽心屬感于中觸于外欣

歡愁戚必發之于詩蓋為之專且久如此故得之益深蓄之益多也世之人方溺于利欲窮者慼頷于饑寒之憂達者酣眩于富貴之樂君于世俗之所爭一無所爭而獨以古道自求于恬淡寂寞之間辛勤白首志益不倦其所到豈易量哉年月日孔武仲序

張子厚睦州唱和集序

余友毗陵張子厚出其睦州唱和詩一編曰為我序之余往年在太學子厚尚未冠其為詩已有駿逸驚人之

言其後學之益有所到而棄官不就歸養于家縱觀羣書與賢士大夫相上下議論閒則戲弄筆墨發為歌吟紆徐曲折窮古人深處而與之應和者又多東南之才未幾得詩若干篇夫詩之用于世久矣其言隱約而出入于風諭比興之間使人可以喜可以慍三代之際會同燕享必賦詩以見其志所以察否臧省禍福為國者又以此占治亂知興亡至于怨傷譏刺道人情之所難言而莫以為忌後世風俗寖衰士之克己好善者少于

是有因詩之一言而得罪于世者劉夢得棄置累年白樂天謗及母子凡坐此也甚者父子相語朋友相戒曰詩不利于身不可為也是亦不善處之而已如予厚與諸君之作優游樂易摹冩風物自為嬉好人亦知其不與世競讀其言者雖在朝市而超然有泛江海入山林之心方且喜慕稱嘆欲追而從之又何怨怒之有余于是益知詩之不能為害也元豐六年正月日

丙寅赴闕詩稿序

元祐丙寅春余自湘潭令為秘書省正字以力之不足陸也乃謀舟行盖自長沙至于京師四十有二驛羸糧秣馬期月而可至若夫水道則不然亂重湖泝大江泝長淮以入漕河春冬則淺涸斷流夏秋則淫潦極望不幸而遭焉有至于經月而躊躕風起乎冥冥之間拔山而貫天大聲雖息而鬱雲未解懵首而前必有倉猝之驚甚則覆溺之患不幸而遭焉則有至于踰旬而不進諺曰遲者速也篙兵柁師每以是見語余雖欲速達至

于此則無以難之然自余之行見覆舟者三矣以謹甚
故幸免自三月至于八月乃抵東水門外昨日婢子持
裌衣來曰寒將至矣纊則未備余愕曰是何炎凉之變
而歲月之奔馳耶舟居逼迫無以自娱其間落日幽浦
平沙遠岸樵漁之下上魚鳥之沉浮時有曠然物外之
意登高臨遠弔古人之遺跡考之碑碣問之耆老記以
本末以備遺忘則别録存焉其願瞻笑傲摹寫風雲一
時之情狀則有詩賦若干篇在以余方官守于京師也

日馳于車轍馬跡之間幸朝廷寛大時賜休告閉關一室買然獨坐想見江湖風物歴歴在耳目之際得此二書者出入相考開卷而醒然斯亦舒憂娛獨之資也于是次而蔵之

南齋集稿序

元豊三年余為信州從事暇日于南齋取舊所為文讀之忽而嘆曰文章于學者之事末矣昔之賢人有達而在上者其言甚簡而録于尚書臯陶是也有窮而在下

者其言甚簡而録于論語顔淵是也彼其粹美積于中光
輝發于外一言出四海傳之以為師法遂以不朽于無
窮豈區區自異于文墨耶後世著書者莫多于蕭梁父
子當其盛時布于四方盈衍竹帛及其寖久寖以零落
求一語之傳不可得卒與愚者鈞于没世而無聞然則
文章豈可恃而久長哉余自少喜為文辭長游四方從
師求友粗有所發而才力卑弱不足以自振于天下中
間患難侵陵志氣摧涸俯仰之間二十年矣而文不增

高夫以不可恃之文而才之不足又如此然吟口囁嚅老而不知止也豈不惑哉雖然其志之所存亦有見于此不可廢也乃擇其可觀者得議論序説頌賦啓狀祭文若干篇古律詩若干篇録之以自覽焉命之曰南齋集稿

渡江集序

元豐六年余以信州從事得罷歲暮入京師自九江驛至安上門凡千六百里自己亥至乙丑凡二十七日時

春冬之際寒溫交爭陰風怒號霰雪橫作川草初茁堤柳始芽籃輿獨行無朋友談笑之樂鄰舍孤寓無子弟肩隨之助或長沙遠水極目無人或折椽敗壁卧見星斗其荒寒閴寂有常情不堪其憂者顧左右前後無可告語念非寄翰墨章句之間無以散其湮鬱而寬其寂寥也故其覽矚風物登涉山川弔往念昔感今懷古與道途之艱直險易氣象之風雨晦冥皆發之于詩叙而録之得六十篇以〻覽觀焉是時余四十有三年矣自始

應舉以至于今六至闕下而三出江淮道以行中間往還匆匆經耳目如晡旦之相望而歲月數遷時事屢變吾家親尊逝没兄弟彫零以區區羸苶之身寄食四海南踰嶺表東至岱陽而出入于江淮荆湖吳越之間年三十有六大病垂死賴良醫以得全活明年以罪罷官此其出處險艱之大畧也葢二十有五年之間其變故之多如此夫人之大數百年耳方其少壯時筋力疲于奔走精思涸于患難其餘借有安樂饒泰為日幾何益

知世之不足恃也飛擊潛游以俟造化僊而眠飽而嬉庶幾不為達者之譏乎此皆吾詩不能悉載者故并見之以自警云

贈浮屠元正師詩序

元正師東平人也少學浮屠明于經論而辯說閎敏廣席之中論難鋒出聽者竦然已而曰是未足以盡吾志也乃徹冊斂卷漠然靜居求禪宗之旨居真州資福院久之遂監其院事資福學者嘗數十人前主計者彫僊

心畫猶苦不給自師治事坐乎一室足跡不歷人門戶而居人遊賈爭出所有以助之由是資福大富下至僕隷皆衣食有餘人皆以師為才余以為才之于事用智與力而後有得如師者不以言約不以心稽而人樂為之用此其素行有以動人非獨才高而已也師年未四十其進于道未見其止異時信之者將益遠非獨此邦之人也一日出陳君佐及余所贈詩且曰吾與四方賢士大夫之交固多而二君子往來為最密將以此詩刻

于石也不可以無説余固樂道人之善况與師相從之久而見請若此之勤耶乃為序之而請君佐書石庶幾如師之志云

乾隆御覽之寶

清江三孔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江三孔集卷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段文新

清江三孔集卷十六

宋 孔武仲 撰

書

代上執政書

某竊以為天下之事有聞之遠有見之近二者各有所長而不可易也亦善因之而已坐於一堂之上四方萬里事物之變悉陳於前此聞之遠者也公卿輔相之事也

大或一州小或一邑吏民足跡相接於門庭田里辯訟日陳於几案此見之近者也百官有司之事也夫遠者之任非近者所得慕也然在人上者開闢堂皇褰幃帷幛集衆近之言以為已用則雖幽荒遐徼靜動語默之萬狀粲然如引于簟席之間量時觀變以施為而天下能事畢矣所謂善因之者也恭惟某官以巨賢之才佐佑人主聚會精神以致太平利澤流當年功烈高前世遂膺顧命為社稷臣天下所望于左右者不敢近數蕭

曹而直將前埒周召儒者遭時至于此可謂盛矣某庸妄無適用之才而辱在選擇付以一路積時涉歲未補毫分近復以漕輓闕官使承其乏念有職事所當言者夫鹽筴之興其來舊矣齊桓得之以霸漢唐用之以富其為利非一日也朝廷講求法度增設條目尤詳于前世將以上佐邦財而無加賦之患下濟民用而無淡食之憂行之數歲益以就緒推之湖南大抵效江西之法某自臨所部奔走八州詢之官屬訪之田野而覆視新

法其間利害實有未盡竊以湖南地方民財不與江西處等大抵美壤少而瘠田多故户口雖衆而民不富雖遇有年中家不免食菽與粟則其厚薄可知且鹽之為物誠不可一日乏至於大羡亦不可也舊額若干萬斤應接民用沛若有餘其積而在可有可無常若干今復增之歲又若干夫民之所尤難得者錢也鹽雖適用而在可有可無之間如鬻之太多而責以必售民誠苦之況一郡縣之間田野山谷之民居其十九彼非食肉之

家鹽不常用使之一槩齎錢而受鹽月有入歲有課州縣呈督不容一日之緩召呼不應其勢必加以捶罰文符追責遠近紛然都保鋪甲轉相促迫雖有良守善令無所施其仁心至於男子鬻其衣裳婦人鍜其首飾又有舍其屋廬相携而逋行之三月已至於此又久而不救必有甚於今者矣且民既流移王税隨失所喪實多所補安在議者方曰使民樂從不為牽强又曰優以脚剩加其耗鹽謂民樂從而不牽强其誣罔明甚至於使

民竭所有以應期會雖有剩脚加耗誠未見其補先皇帝明於庶物垂察遠民自鹽議初上即有明旨俟一年增虧而别立法此實堯舜之用心然立法雖待於明年而新法已行於本路官吏畏惕日夕推行不敢居他路之後是朝廷德音雖美而其實不行於民也恐非吾君吾相之本意況今王府富實州縣藏鏹積如邱山誠不待多取而後足用伏願推先帝之旨察遠民之勞宴見之際特賜論奏此本路新法歲減若干萬斤以紓民力乞

且下本路使量力而處之待三年奏上乃立新額庶幾八州之民鼓舞帝澤而相賀田里之間實朝廷之美政而輔相之盛事也竊惟廟堂之上翼贊萬機一夫不獲自任其恥顧恐遠民之情未盡達於上而興事者又蔽而不肯言其適當職事若繼以籍黙則上負令史咎益大矣書成之日僚友雜然止之曰無為異論以速罪辜某獨以為一身之累小一路之責重與其避黙寧其獻忠是以敢一二陳之

上省部書

竊惟天下治久矣執事與諸公謀之於朝廷之上百官有司分職畫地而守之風俗既已同法度既已具古之盛世何以加此執事可以無憂矣乎未也天下之故無窮民之情又以無窮虛心以求之則愈扣而愈有此古之人所以當國家閒暇之時日相戒飭而不敢怠也某區區遠誠不足以望朝廷之議然在職事所當言者亦不敢默執事留須臾之聽而幸察之本路自今歲須行鹽

法建議者樂於速成以就遷擢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其初非其職然亦以使事奔走屬部所至吏民皆樂為其言之故知其利害比他人為詳近以漕司闕官來承其乏守前人一切之議臨卒苦不樂之民自受事以來晝不甘食夜不甘卧思有以處之未知計之所出竊以湖南一路戶口雖多而土壤瘠薄經旬不雨則旱暵之憂雖遇豐歲中家不免食菽與粟其地力民財實不與江西等也而鹽法似之舊法本路每歲鹽額若干其不售

者常若干今又歲增若干雖曰俟一年就緒相度立法
然新額已布于郡縣官吏日夕推行惟恐在後近自城
郭遠至深山分界立限計其田畝而受之每畝多至四
斤少至二斤至有一縣而歲百萬斤者且郡縣之間田
野山谷之民居其十九彼非食肉之家用鹽無幾又當
泉貨難得之時令使之每月受鹽立輸其直富者猶且
慼頞貧民何以堪之昔之鹽法有無相補尚或歲終不
能及額今自比户以上皆有官鹽食用之餘旁無所洩

出于官府藏于私家舊蓄積未散而新符繼下追呼相踵
于路鞭朴日行于庭郡督其屬官縣責其都保轉相廹
促取辦于窮乏之民至于男子鬻其衣裳婦人鮮其櫛
珥以應公上甚則挈其妻子去為流民行之三月已至
于此孰視不恤久將奈何國家賦取于民可謂多矣而
鹽利之入近居其半議者亦患錢之難集又為一法曰
許以金帛準當然自行法以來以金帛入官者千百人
無一人焉則民力又可知矣先皇帝以三虜猖狂疆土

未復期數歲之間蕩平西北故為權法以佐大事譬猶
張弓終欲弛之聖上新纘大業述先帝之志深詔邊臣
謹守疆埸務以清淨鎮民二聖相授各趨其時以安中
國況今府庫充實緡錢積如山阜朝廷未有倉猝之用
何惜捐此升合以澤一方之民顧恐遠人之情未盡達
于上執事有待而後言之耳今法行未久實諸公斟酌
損益之時其適當其任輒傾倒狂愚于左右伏惟清閒
之燕為一陳之特于本路新法歲減若干萬斤以紓民

力或且下本司量力而處之俟三年奏上乃立新額使八州之民蒙被帝澤歌舞太平無拔山之難有反手之易特患不為之耳執事立朝有行道之資日見天子有致君之地道路之言搢紳之論所望以兼濟斯民者其言雖陋然其事則親見之事也其情則民之情也敢盡獻之

又

其學術淺近無應變之才誤蒙朝恩奉使一道中間承

乏兩司及以職事奔走屬郡今一年矣風俗之積習編户之疾苦耳目所接知之爲詳其間本末闊大難以猝行與愚慮之所不及者以俟君子亦有易見之事可興之利官司因循偶未建白念有所得不敢自外謹獻左右幸留須臾之聽使畢其辭竊以朝廷包括區宇因民力以富國用而榷酤之法所濟尤多自近甸達于海隅置吏局養兵匠日收月積以實府庫用力甚簡見功甚博近歲酒禁尤嚴凡一升以上皆入賞格以爲不深苦

之不足以戒其後然湖南一道事體與北州稍異人習

釀法家有醞具閭井之間相為囊槖以造酤自業者所

至皆然雖重其法禁其勢不止也加以上户富于財力

偵邏之人反為耳目其姦猝不可發而捕告所及常在

細民既陷深刑又責重賞一被追督立至困窮邀功之

人倚法生事官吏稍不加察往往刑及無辜國家榷酤

本緣財賦之不足旁取餘利以濟公上而其敝至此必

恐措置有未得宜其以為莫若散坊場錢于民間以等

第為厚薄隨〻稅輸入而罷其酒禁本路酒課在轉運提舉兩司每歲之入計若干萬以戶口較之不過家出錢若干也而終歲造酒得以自便吏卒偵捕之禍不至于其門喪祭賓客之費不待外求而足此民之利也追胥不發刑辟不用而課入如舊此官之利也使民脫履冰之危而為泰山之安歡欣之聲流溢道路以稱天子愛民求治之意此國之利也三者在位之所宜建明斯民之所心禱而望也且本路如潭州之安化衡州之常

寧永州之東安郴州之宜章道州之寧遠酒皆在民間官不問也而歲課常足豈此數縣則可他州則不可哉天錫吾宋無疆之休主上撫懷天下專以仁厚一夫失所則為之惻怛分遣使者冠蓋相望詢求疾苦而本部介于江嶺間民貧地薄所宜加恤某不自揆輒具奏陳語言樸拙不足以動視聽惟令之巨公偉才得志行道總天下財計者實在執事議論之出時所歸重常以帥節臨鎮此方餘澤所加歌詠猶在其利害得失固有不

俟言而知者其之所陳似甚平易可以推行伏惟燕見之際一為論奏因民所利而予之遠方之人孰不幸願其牽于職守不能造請門下輒布以書伏惟察可否而裁焉

代史大卿謝歐陽永叔書

某向者不自揆其無狀而以峴山之事托于左右伏蒙不拒其請賜之述紀使斯山之勝槩與叔子之遺風顯揚發揮于垂廢之際而荆州之故事復播于無窮幸甚

幸甚夫天下之物美者常難得異者常難見而莫甚於文章也葢非為之者難而工之者難也非工之者難而可以傳于久遠之難也非傳于久遠之難而能使後世雖有作者無以過之之難也誠使後世有以過之則前人之作又將頽謝曖昧而不稱于世矣自秦漢以來翰墨擅名于當時者不可勝數而傳于今者尤少以此也幸而千百載之間一有其人而天下之事遲速先後之不同欲托重于其人而未可以必得也然則非獨文之

難得而亦時之難遇執事之文暴于天下搢紳韋布之士矜而頌之者四十年于此而士大夫欲託其事於不朽者莫不歸于門下某幸生於斯時而峴山之事適可傳于無窮此其所以渠渠而有請也跂踵延頸日夕以冀而郵置之來拜跪啟緘果受賜之辱蓋其所以厭荆人之請而增前人之光者莫甚于此矣夫山川登望之美布于四方何所蔑有而其或著或不著者蓋其輕重顯晦常繫于人然則斯山之名因羊叔子而著于荆州

由執事而遂重于天下也豈非其幸哉雖然豈徒如此而已也不肖者亦獲與聞于後世此其所以為榮而且愧也拘於官守不獲伏謝門屏而以書惶悚不宣

代人求舉書

昔者至治之世儁雄豪傑之才皆列于位而士之脩片善自好于閭巷者皆得以効其所長彼豈一朝一夕之頃能自徹于朝廷之上哉葢賢者誨不肖而使之成貴者援賤者而使之進上盡其公與愛下竭其力與忠交

相推致而成治化天子無為於上而其所以事天地懷萬民下至蟲魚草木其總理之皆有人焉葢其所以致之者博矣是以長一鄉焉則將達一鄉之善士相一國焉則將達一國之善士推而輔天下亦若此而已矣夫然故先進者無獨立寡助之累後來者無懷寶不售之憂南山有臺之詩作而成周之治後世無以加焉用此道也恭惟其官學術議論稽之聖人蓄之深閎而注之滂沛主相之所器屬搢紳之所仰望持刺史節出臨一

方登車攬轡聞者竦動不待戒命之宻威沮之嚴而禮
義廉耻之風興于境内矣其無狀少而嗜學聖賢之書
無所不觀雕琢文字干舉有司三十年間乃綴末第試
吏淮縣僅免官責因得託于使部施為褰淺無足稱道
然持身不敢不謹奉法不敢不詳勉焉孜孜夜以繼日
以謂夫君子之知可以誠求而不可以偽取也重以親
鬢垂白日夕西望曰庶幾見爾之有立乎人子之責日益
以重伏惟執事推古君子與人不求備之意察不肖有

可憐之志播以餘澤起其枯槁則區區之才雖不足以增重門下猶冀終不辱焉

代上執政書

竊以天下財用必本于賦稅賦稅之法必總于簿書雖有司之事而升降出入民之利害係焉多寡虛實國之强弱係焉為治者不可以不察也國家太平百年人物蕃庶主上嘅焉為宗廟社稷圖萬世之計增新法度以明示民四方萬里涵泳德澤美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

而尚可議論者版籍未甚修賦税未甚集而已其以不才奉使江東自供職以來鈎考諸郡二税逋負無慮百萬除赦放外尚有二十萬累行促督而經歷歲時不足尚多雖有强明官吏殆將縮手無可奈何葢由簿書不正走移出入之弊生而隱匿不輸者衆也某竊思之物有要事有源利有本根害有窟穴若不窮其所以然乘其中流遽而治之雖日責官吏日鞭胥史用心愈煩事愈不擧因推究民籍别為夏秋二税簿法式樣凡得户

名三十九種一一區處各從其類至于所居之坊市里巷所寄之州縣鄉村姓名之差別等第之高下皆見于書使治縣者隱几而見一縣之盈虛理鄉者按籍而知一鄉之增損以至弊根害藪欺瞞隱竄指名見實隨可摘發則賦税之入可以立而辨也又總其大數爲旁通比較圖開列賦税結絶多少使縣上于州州上于監司視圖閲簿轉相考察不待屢行約束而官吏自知勸懼昨見諸路根究詭名挾佃雖蒙朝廷遣官督促然尚未

有成法今若授以規矩使郡縣知是為已職次第推行中才之人皆可循守至于詭偽之户不一二年間鉤索改正可以詳悉而無不盡不實之名且江東之民號為多訟其因簿書不正税課不明者十常八九既為正其版籍使僥倖不容于其間則爭端解散訟獄衰止將由此也況于令式稍加潤色以簡為詳無甚更改其不自揆度以為不特本路可行自可推之於天下伏惟其官以夔龍之才佐佑堯舜總領百官各得其職至于理財

禁民之政實係國論其幸以此時贊一路轉輸之事俸禄甚厚未知所以副稱惟欲罄盡塵慮以裨山海書成之日退而思曰以其蹤跡之孤遠知識之滯狹處有所及雖若自信何足以少補朝廷哉既又自悟曰士君子所學者治民也其少居田里人間利害實所親見今以職事奔走東南復與吏民日相親接耳剽心記益以詳熟況當吾君吾相聚精會神講明政化之日今而不言尚何俟耶乃不敢黙所撰簿法式樣及其縣旁通圖一

本已奏聞外謹録獻左右如有可採伏望主張施行狂簡之言冐瀆皇恐

論

禹貢論

九州之分曰兾曰兖曰青曰徐曰揚曰荆曰豫曰梁曰雍其間言田賦者九言篚者六言包者二言匭者一言貢者八其言田賦而不言貢者兾州是也兾州者北方之衝會天下之奥宅千里之區域豈土地之所生皆無

足以貢于王乎何其言之不及也蒙以謂內外之勢異耳冀州者天子所都之地也餘八州者諸侯所封之國也諸侯之君各以歲時奉其國之所有以獻于王然後謂之貢貢者四海之所有而圻內之所無也故兖之漆絲青之鹽絺徐之五色土揚之瑶琨篠簜荆之羽毛齒革豫之漆枲絺紵梁之銀鏤砮磬雍之球琳琅玕萃四海之珍而致之天子謂之貢焉至于冀州之域千里之內專屬於王一木材則虞衡掌之矣一蒲葦則澤虞掌

之矣一金錫則卝人掌之矣一禽魚則獸人𩡧人掌之矣是皆其所自有之物何貢之云哉故夫冀州不稱貢者其勢異于餘州也試質之經乎王制嘗言縣内諸侯之法矣曰甸服者未嘗言貢也周官者周公所以致太平之大典也其在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為甸服始貢器物其次貢祀物以至要服各貢其所出焉王畿之内則大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未嘗言貢也推而跡之其亦與禹貢合乎

洪範五福論

箕子為武王言五福之應而貴不與於其間何哉貴者聖人所以嚴天下之分也五福者聖人所以與天下之民共也故養其老慈其幼使天下之民皆壽可也井其田里其居使天下之民皆富可也和其陰陽正其四時使天下之民皆康寧可也移其俗正其性使天下之民皆好德可也刑不濆武不刻使天下之民皆考終命可也均其勢亢其等使天下之民皆貴可乎哉不可也此

貴所以不錫于民也夫天下之勢惟重可以制輕惟强可以制弱惟簡可以制煩是故其分不齊乃所以齊衆也其勢不一乃所以一民也分齊勢一抗衡比肩上不能使下下不能事上上不能使則亂下不能事則爭爭且亂天下之民何以齊一哉是故聖人取其貴勢獨立於士民之上使天下之民仰而望之如天地之相遠然後强者懾詐者服懾則不敢爭服則不敢亂然後號令可以行也約束可以施也賞可勸也刑可威也衮冕而

立于廟堂之上有司馳乘奉璽而萬里之外武夫悍將莫不聳神夷氣奔走觀聽恐懼在後何哉勢之相遠而位之不同也然則貴者聖人所以嚴天下之分也果不可與天下民共也又安可列於五福以錫於民哉或者以謂平康之世好德之士皆進于朝廷故言好德則貴可知也是不然也夫善惡存乎性窮達存乎命惟性與命有相反而不相侔也是故好德之士未可以言貴也無德之士未可以言賤也孔子困于陳蔡孟軻厄于齊

梁顔淵困而伯夷髙卧好徳之士果貴乎四凶立堯之朝三監在周之廷周之子孫茍不至狂惑者皆剖土分域為南面之君無徳之士果賤乎然則好徳不可以通于貴也决矣愚用是益知貴者聖人所以嚴天下之分天下之民不得共之所以不列扵五福

漢武帝論

班固曰武帝之雄材大畧而不改文景之恭儉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余取本紀質其行事以謂武帝承文景

之後兵休民樂海内富實不能躬踐法度以追二帝三代之隆而甘心四夷虛内事外敝天下之力殫生民之財其末年愀然自悔棄輪臺之地封丞相為富民侯葢亦晚矣其雄材大畧安在而固之言如此頗疑史臣褒揚先帝之辭而非天下之公言也然其在位數十年間天下之士爭立於其朝内則文章制度炳然可觀外則匈奴遁逃西域南越皆為郡縣其措置宏大後世之所不及豈其皆無所長而能至此與竊嘗論之人主之所

以貴于天下者在不失其權權之大者在于賞罰賞罰誠行則天下之所畏愛五尺童子可使冐白刃而馳三軍蠢夫悍將可使佩玉視地而趨也賞罰不信于天下則勸沮之道不明百步之間號令不能達而户庭之内將勸勞而不治也故賞罰者人主之所以輕重百官萬民之所以治亂也然賞之重或裂大國而封匹夫罰之重或廢大臣而誅骨肉至于此則中人之情有所顧望而難行故必有濶達之大度果敢之明斷然後賞大功

而不怯誅大罪而無疑古之人有粗知此而能行之者武帝是也故大宛之役封列侯拜九卿慶賞滂沛以勞還師之功其于罪惡甚多皆畧而不問其能容有功者如此隆慮公主帝之姊也方其病也預入金錢以贖其子之罪帝雖許之及主子犯法帝流涕而言曰法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法何面目入髙廟乎卒使伏法其用刑不私如此余所謂濶達之大度果敢之明斷也故王師屢動而將帥無逗撓之計姦宄數發而社

稷無傾危之憂威行方外利及後世卒于建功天地廟號世宗彼亦有以致之也及其末年睠顧霍光屬以大事光遂能戡定逆亂以安少主立孝宣以中興推其本原則武帝之功尤為俊偉何者霍光階闥之臣耳未嘗參國議與民政也又非有公卿之薦士大夫之譽也帝親察其才擢之於近侍之中而付之以社稷之重比方周召曾不置疑而光卒能擁持大業不負垂死之託則帝之知人善任豈易及哉昔齊桓公得管夷吾於鮑叔

以稱霸于一時漢武自舉霍光而功業施乎三世則武帝之明優于齊桓遠矣凡武帝之所得焯焯如此則所謂雄材大畧者非史臣之私論乃天下之公言也嗚呼元帝有陳湯而不能賞有蕭望之而不能用衡譚巽懦不能退恭顯奸邪不能誅而區區焉罷三服官省甘泉衛卒以為恭儉之節攷其施為可謂無武皇之風矣是故漢室至此而亦衰焉荀子曰大節是也小節非也上君也大節非也小節是也吾無所觀其餘矣其武帝元

帝之謂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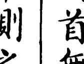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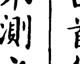
介之推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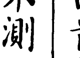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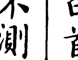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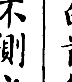
介之推事見于莊子史記及左氏傳其說詳畧不同總之合于傳者為可信余觀其遁逃深山棄寵而不顧蓋亦奇節之士然其議論以受賞者為非以不受賞者為是何其陋哉夫設爵須賞以奔走天下之士此非一人之為一日之建乃前聖人不易之法也故大者裂山河建社稷小者輦金帛析土田彼豈獨厚于受賞者哉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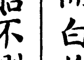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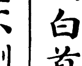
以闡爲善之利以示於天下也聞君之命沐浴再拜而
受之銘諸鐘鼎播之樂章以示後世子孫使不敢忌豈
獨榮于受賞者哉將推君之德澤以顯于天下也功大
者賞優勞微者報薄無功者不與焉貪者不敢進趨廉
者不敢退避親者不敢以寵昵而覬望疎者不敢以遐
遠而自疑其明如日月其信如陰陽故賞一人而天下
聳動後世學者稱誦傳譽數千百歲昭然而接乎耳目
之間者施設當也晉文公有道之君也其臣之從者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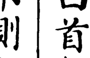
義之臣也其奔㠯在外不為不久周旋險阻不為不多忌身以奉君不為不至其始也無置錐之地贏糧而入國為千乘之主羣臣之功不為不大然則為文公者將何以處之抑將朝用其力而莫䘏其勞抑將施于我者厚而報于人者薄乎兩者皆不足以訓則是賞不可以不行也方是時從文公者或効筋力或贊謀畫類皆蒙霜露歷凍餒蹈九死而出一生一旦其君策功而賞之則彼數人者固將拒之耶是率私意而亂國法以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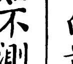
之狷潔而使夫有功者不得其報而孰肯悉力以助其上哉則是賞不可以不受也上不可以不行下不可以不受而之推剪剪焉立異于其間吾見其辯說雖煩而卒不能毋得罪于君子也或曰之推之說非特區區爲晉國發蓋以矯天下之爭功教後世之不競爾其說雖過而其卒歸于仁義子非之何深也曰夫君子之道以常爲守以中爲用守常而用中者行之可久者也異衆而違常者君子之不得已者也文公之賢如此羣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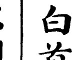











功如此取國而天下無異論行賞而天下無間言彼之推安所措其不得已哉

高頴論

事君之道有三而已方其未進于朝廷于其君之賢否不可以無擇也既得志矣于其君之失不可以無諫也諫而不從于其職不可以無去也此君子從容出處而白首無悔之道也不能盡此三道者雖被無根之言貽不測之禍蓋我有以自速之非人也已乃以宜得之

非天也高熲之在隋也嘗擇其君而後事之與嘗諫之不從而去之與彼欺孤脅寡以得天下好權喜察疎忌功臣其刻薄猜忌之迹皎然如日之明白使有明哲之君子其肯屈身而從之游哉而熲早應其召為之周旋險難以濟其所欲又受其不貲之賞分其聽斷之權卧于虎頸而自以為終身無患者有年矣及東宮有廢立之議熲極陳其不可文帝不悅此蓋寵辱分憎愛反之時也則宜引身辭位闔私第以自守而熲又不能去也

既而讒邪乘隙間言發于宫中以妃妾之愛兒子之言而削爵免官幾及大戮天下皆知文帝不能保完功臣而不知頵之失其身者久矣然則士之進退可不愼哉抑又聞古之豪傑其視萬物甚輕而待已甚重故有天子三聘之而後出者有諸侯不得見之者凡以為富貴不足顧也頵之在周爵位已顯惟相府一言之招遂効驅馳為之心腹耳目且曰使公之事不成不辭滅族其不自重如此則其終被禍患豈足惜哉隋史稱頵明達

世務竭誠盡節其所薦引皆為名臣治致昇平頗寔有力則其所長亦非常人之所能及惟其知道不明自信不篤故言行駁雜不能為純臣則夫事君者果不可以不學也

陸贄論

三代而上士之名于世者徳行皆副于其言三代而下世所共指為豪傑魁偉之人者亦相望而出然而能言者常多能行其言者常少故夫端居窮巷之間環坐而

論唐虞周孔之道慨然自信以為死生禍福無足震動其心及當利害履榮辱事變之所激情偽之所牽其能與平生之學不相為胡越者鮮矣非自信不篤而知之不明故歟夫三代之後習俗日益入于隘陋以日益隘陋之俗而臨之以自信不篤之人此所以上下相趨日入于弊而不自知其故也陸贄學業閎博通于古今遭遇德宗言從計合遂由翰林已登宰相方其忠義激發不顧身之安危以與天子爭是非期必得而後止玆固

天下之辯士一世之儁臣也然卒不稱賢相者豈其才之不足歟蓋其行之不能充其言耳方贄之見用感天子殊遇事有不可極陳無隱或規其太過者贄不從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吾不知其他大哉斯言雖古君子所以自任者不能過也然贄之所學者豈非所謂唐虞周孔之道亦思聖人之所以發于文章化誨後世者不徒治其外而又將修其內也夫平好惡節喜怒徇公義而忘愛憎者皆治內之具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傳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荀卿亦曰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是道也近之臨一家小之長百室不可一朝去也接鄉鄰之密御童僕之賤不可以一言異也況身為天下之相施賞罰生殺于四方者乎贄之為相則異于此史稱贄與吴氏兄弟爭寵天下醜之與于公異有隙及執政發其舊惡而擯之田里人皆短贄之不能容嗚呼贄亦當世之賢人何其治于内者不工也學未嘗及此是不求其本而馳騁于

其末非善學也使贄之學嘗及此矣而操行之際無以
應之是又不得無罪也安得曰不負所學哉此余所謂
行不能充其言也以贄之能而其失如此況庸庸中才
而涉亂世之末流者乎此余所謂三代以來士之能言
者多而能行其言者少也葢德宗之用贄始信而終疑
之以至踈斥天下皆惜其材之不盡予獨評之以為德
宗之猜暴而輔之以贄之褊急就使臣主相說至于終
身而不離適足以眩疑四方增寇長敵而不足以安天

下也故竇參之所以死天下歸于贄雖其事狀不白然紛紛之議遂至于此亦贄之所為有以取之也其後贄居忠州李吉甫事之甚厚贄獨疑懼夫以一吉甫而贄不能料之則其胸中蓋亦淺矣安足以任天下之重乎故夫居大位者非才之難能惟器識之難有也器之不宏識之不遠雖有天下之竒材猶駕輕車馳駿馬而趨險陿之道徒足以速其傾覆爾而欲任重致遠豈不難哉此古人所以稱宰相自有體也

清江三孔集卷十六